



攻媿先生文集卷六十六

雜著

詠歸會講說

四明樓

鑰大防

乾道五年暮春辛巳晝錦坊樓氏為詠歸會黜
縣尉曹主之言志者十三人冠者十二人童子
二十人質明謁先聖先明以叙列坐臨安教官
講夫子入孝出弟之言已鑰乃作而言曰吾門
自高祖先生以儒學起家衣冠六世仕者以清
白相傳學者以詩禮相勉門內雍穆雖總角之

童亦恂亡自守家法遂為四明聖族亦知夫所以致此者乎先生以古道為鄉里師表一時者士咸出其門儒風蔚然大父行以下以文鳴者相繼金紫孝友絕人少時刻意學問有古人閉門錐股之勤少師宏才大度為聖世名臣竊嘗聞金紫之言曰可使財窮不可使行窮少師之言曰士大夫遇好事不要放過嗚呼味其言其所存可知矣諸父承家學之傳畫洗膏梁習氣至不使人見有子弟態吾曹今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生長以來不知人間辛苦勞役事正以

上世書種不絕故得為天之幸民吾之弟若從子皆宜自勉于學以無負尉曹詠歸之意抑嘗聞闕黨童子將命夫子曰吾見其居之位也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張童子明經韓子曰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于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勒乎其未學者聖賢之言其誘人于善如此其切然而闕黨童子張童子皆無聞焉今日之坐于下者年甚少氣甚銳豈

無文采之可取記誦之可喜然為士者之事等
之事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級富佩服夫子連成
之戒深求韓子成人之言退而思曰我知此矣
能此矣未知未能者何啻千萬計為己之學不
至于聖人不可已年有限而道無窮故君子有
終身之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不及今無事時
自力于學而以家之勢身之年為可恃謂學無
益謂惡無傷苟目前安俟而不思後日事日復
一日忽焉老之將至使沒世而無聞是豈吾祖
宗父兄之所望于後人者鑰將行矣五年而歸

艸者弁矣冠者室矣富貴科第是有命焉不可
以必求也惟期懋進乎學駸七日新道學既充
所謂取時名而振家聲者不在茲乎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古
人曰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視况五年之久乎
幸忽

趙子治循齋說

趙子治求名其齋名之以循而告之曰循之義
大矣哉莊子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董仲舒曰
學循理謂之君子通天下一理爾循之而行可

以寡過可以接物可以處事可以臨政等上之
何所不可亦不必咨是非于人心所不安即是
非理循是而行隱于心而安施于人而合天理
不外是矣言雖近而旨甚遠子治勉之哉

趙元衛勉齋說

余既為趙振文作毋自欺齋之銘又名子治以
循齋其季元衛亦以此請為名曰勉齋而告之
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
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吾儕中人
之性可上可下如逆水行舟倍用力則可以寸

進謹執持則尚在故處放手則流蕩而下不可
收拾矣貴賤窮達自有定分學問亦自有分量
盡力終身雖所至未可知與不用其力者有間
矣元衛勉之哉後日再見當刮目相視也

雙谿金君顯菴說

雙谿金君式欲書顯菴扁榜且曰起家寒儒祿
不及養自升朝籍三得追榮吾親雖及以顯父
母之義非敢當此也願併言其所以顯者因告
之曰經所謂顯父母者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
世非取爵位之顯也故孝子養親必薦仁者之

粟而况枉道以干進乎若枉道干進則雖位極人臣贈親宗品適足以為九京之辱何顯之有易曰賁其趾舍車而徒揚子曰以其所養上之至也君固所深知聞又自卜壽藏于其側其以此意更以告後之人

徐聖可字說

臨江徐君簡一見如故交問其字曰敬伯因告之曰君之字善矣然自翼祖再入祧廟雖于禮法不諱為臣子者要不當以為名字君聞而矍然請易之于是字之曰聖可蓋亦取仲弓子桑

伯子之問也舜命教胄子有曰簡而無傲臯陶九德曰寬曰柔而下皆性之善也曰栗曰立而下必曰而者皆所以成其德是以君子不敢恃其天資而貴于學也子桑伯子聖人之所可也君其體舜之無傲臯陶之所謂廉又以仲弓之言而行之不亦善乎

贈種牙陳安上

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老萊子曰齒雖堅固卒以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斲而子思以為吾不能為

舌叔向老萊曉人以處世之法本非正論子思之言則有意于剛也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纒一舉手使人終身保編貝之美吾于此有感焉豈惟己人之疾是喜抑使人知剛者之不必亡也

從子泐改字景劉

劉泐字處和南陽人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泐母早亡紹納路太后兒女為繼室泐年數歲路氏不以為子復為奴婢輩所苦路氏生濂兄泐憐愛之不忍捨常在牀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

路氏病經年泐晝夜不離左右每有贈加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濂有識事泐過于同產事無大小必諮而後行

南史以上節錄
孝義傳

文之
泐數歲時伯兄尚無恙既奉命于二親而立名使鑰字之是時取季札觀樂歌魏曰美哉泐泐乎大而婉故字曰大之伯兄下世且久嫂氏鞠三子如一日泐既冠將授室上則欲其幹母之蠱下則欲其教率二季因閱南史劉劉傳寔有感焉改字泐曰景劉而告之曰劉君之事可謂

難矣後母不以為子而孝益甚謙非其同產而
愛益篤又况奴婢從而困苦之惟其至行不移
母反慈愛而弟亦終能敬于事兄此天理也伯
嫂既非前後之不同而慈祥盡受又非路氏比
二季亦能惟兄之聽泐居其間當慕古人之用
心思尊長所以字我之意孝友二事行之惟謹
二季亦當如謙之事其兄則雍睦之盛無媿于
古人矣尚勉之哉

姜子謙以試邑鐘離請益

鄉人有為宰而請教于外祖汪少卿語之曰作

縣

他切勿作大

馱音做

或疑其太簡而又云百

里獨專易得作大纔作大且先與丞簿尉等情
不通漸至養尊則去民寢遠

龔公滂善宰劇邑或問其要云此如浙江踏浪

免投身怒濤中旁觀亦為之寒心所以能濟者

謹不可喫了一口水喫著一口便難脫矣

前輩有為縣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

汝欲為佛耶對曰然叔笑曰汝既做了知縣

更望做佛耶言造業之多也其人悚然謹不敢

為殃民害物等事

子謙既挹世科以新制字鍾離以此冊請益鑰
不曾作邑無以塞命况近世如呂觀文治縣法
等書已多彭子復臨海一書尤精詳可取而觀
也姑誦所聞一二告言皆通俗易曉俱有旨哉
淮堧事簡士風亦淳長民者惟相與安之而已
彈廣陵散書贈王明之

唐李琬聞樂王羯鼓謂雖精能而無尾工異而
問之自以為求之久矣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
盡琬曰意盡則曲盡又何索焉工曰奈聲不盡
何琬曰可言矣使以他曲解之果相諧協余嘗

愛其說少而好琴得廣陵散于盧子嘉鼓之不
厭然此曲多潑擺聲蓋他曲所無者二序正聲
亂聲或以此始皆以此終小序為一曲權輿聲
乃發于五六絃間疑若不稱屢以叩人無能知
者王明之精于琴為余作此小序獨起以潑擺
雍容數聲然後如舊譜聞而欣然遂亟傳之邪
婆仁雞得屈柘急遍而得其尾今廣陵不假他
曲而得其首聲意俱盡古語真不虛也晉史稱
廣陵散于今絕矣而韓臯論之甚詳且其所謂
哀憤躁蹙慘痛迫脅之音始末具見而尤致意

于宮商二絃至亂聲而愈覺痛快必非後人能
作余所得數聲未必真出于古也以其深愜素
懷故書以贈明之

贈寫照郭拱辰

藝無大小胸中有書者居然不凡三山郭居登
晦菴之門而游戲丹青挾寫照以示予若鄭公
尚書晦菴數公展卷對之如欲笑語陋質不足
煩君為貌武洞清神物能得其真有不怒而威
之意勉旃更添數百卷書則顧陸不足進矣

贈筆工呂文質

四文呂文質居桃源谿上多游浙右作筆殊佳
在人品中則賈長頭也近筆工苦無兔毫文質
深入淮楚始得之韓文公作毛穎傳及贊終始
以中山為言意其為定武也傳雖寓言然中其
云蒙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則非定
武也今溧水有中山去縣纔十五里元和郡縣
志云出兔毫為筆精妙此縣唐屬宣州今隸建
康宣城筆舊有名于世豈以此耶文質試往訪
求之

贈徐心鏡

師曠師冕矇瞍御瞽古人專使之審音此事不復見矣今之聽聲殆其遺意徐心鏡一聞人聲輒能言其休咎周之瞽矇上中下凡三百人不能惟祿之而又有相之者而徐生一身餬口不足噫古道之不行何止此哉

趙甥叔明和孺堂

外甥趙叔明汝顧昆季四人今與其季仁敏汝助同堂而居未扁于予小雅燕兄弟之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儻爾籩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

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深哉詩人之旨也毛鄭注箋皆不得其意謂安寧之時則友生為急曾不知伐木則專為用友此詩則專主兄弟蓋謂急難禦侮以兄弟為急至于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說出于歐陽公嘗因是以推後二章注箋皆非也蓋曰陳籩豆以飲酒食一時之樂耳尚得以厭飫而况兄弟既具如孟子所謂兄弟無故一樂也既具矣吾之和樂且至于孺謂直如孺子之時孩提之童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天性也妻子本非天屬徒以好

而相合猶能如瑟鼓琴然若兄弟翕和則其和
樂且至于湛言甚樂也平日以此意處兄弟之
間因名其堂曰和孺且序其意以勉之

名厚孫

嘉定四年龍集辛未五月二十二日滿得男其
八字辛未乙未癸酉癸亥以辛未土克癸亥水
或以為大海水非土之所能克是不然辰戌丑
未皆為土而未乃坤位納音又為土是坤土也
坤為地中庸謂振河海而不洩者也何克之云
欲名以振又有當避者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

德載物名曰厚孫抑誨之使從厚云

書老牛智隔事

淳熙七八年間始聞雪竇山有僧智融者善畫
而絕不以與人一日見其畫心甚敬之曰此非
畫者其殆有道之士乎往山中訪之融素嚴冷
不可挹酌一見心許氣韻談吐果如所期歸取
匹紙寄之久而不見與催以古風有曰古人惜墨
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又曰人非求似韻自
足物已忘形影猶映地蒸宿霧日未高雨帶寒
煙山欲暝融得之喜遂為余畫紙作歲寒三友

妙絕一時嘗問尚可作人物否曰老不復能作
蓋目昏不能下兩筆也問豈非阿堵中耶曰此
雖古語近之而非也吾所謂兩筆者蓋欲作人
物須先畫目之上臉此兩筆如人意則餘皆隨
筆而成精神遂足只此一語畫家所未發也自
是數年間時得其得意之筆精深簡妙動入神
品尤好作牛自號老牛智融或云源流出于范
牛而妙處過之融亡矣不可復得從其徒問以
平生俗姓邢名澄世居京師以醫入仕南渡居
臨安萬松嶺號草菴邢郎中官至成和郎出入

禁延賞賚殊渥不知何從得道年五十棄官謝
妻子祝髮入靈隱寺諸公貴人挽之不可猶以
去塵俗不遠又游諸方徑山匡廬經行殆徧聞
是山之勝遂投跡為終焉計假一室深坐土木
形骸泊然如偶人齋餘或曳杖以出有欲相隨
則謝遣之山有千丈巖妙峯亭栖靈隱潭皆幽
僻絕勝之地意行獨坐或至移晷人莫窺其際
初亦不知其能畫也山深多蛇忽作二竒鬼于
壁一吹火向空一蹋蛇而掣其尾蛇患遂除而
時有火驚或者病之又于火端作玉泉之聲為

之卑嘗畫龍首半體禱早輒應頗近于靈怪師亦不以自務也遇其適意嚼蔗折草蘸墨以作坡岸巖石尤為古勁間作物像不過數筆寂寥蕭散生意飛動或極力摹寫亦有形似而遠不及遠甚此自是悟門非積學所能及也始知向來幽尋之時山林雲氣四時萬變到眼入心一寓筆端游戲點化自然高勝前無古人超出翰墨畦畛略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或加以勢利則避之愈意深苟相與亦輒不吝作詩不多語意清絕字畫亦無俗韻初自言若得為僧三十

秋瞑目無言萬事休紹熙四年五月某日卒壽八十僧臘如師言與足菴尤契合相與終始先一年足菴示寂侍者道元來都下求銘于余師亦以書見屬未幾而師亡亦異矣師晦藏自祕雖與之周旋者不能盡知余亦安能知其所至陳后山謂淵明無意作詩但寫胸中之妙余于師之畫亦云東坡贊文與可竹石曰嗚呼孰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也此余所以又歎也元之來也以師又寄歸牛圖意蓋有在余為作三偈元欲刻之石且請書師之大略附足菴碑陰因

慨然為書之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恭題直學士院所賜

御筆

留正少師判建康府趙汝愚右丞

相

臣紹熙五年待罪西掖兼直學士院際遇
上龍飛之初書詔填委時翰林學士李燾去國
新除中書舍人陳傅良未至臣以非才當內外
制斤斤幸無闕事一時冊后封拜加恩等皆以

次第而舉八月二十七日忽蒙宣召不知為何事八院而御藥至亦不聞知既啓御封留止除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汝愚除右丞相故事命相必設金鑾殿詞臣面受聖語是時主上猶御重華宮仍鎖南內翰苑故以御筆賜臣二者皆有訓辭而汝愚者尤詳遂具載於二制中退不敢以語人讀者徃不知所自也又九月二十三日伯圭加兩鎮節度使十月八日以季秋謠而罪已降詔慶元元年正月八日汝愚除時進依旧右丞相十三日師夔除開府

儀同三司四月四日余端礼除右丞相臣千載幸遇猥以蕪陋之詞視草搗文堂錄本例留院中臣得珍藏宸翰以為家寶未遑勒之堅珉謹齋被裝褫以傳子孫仍識歲月大槩于右

答

紹熙五年皇上踐祚之初臣叨掌內外制時從臣方同班一奏事然後以次獨對臣猶未及進也七月二十九日嗣秀王伯圭以衰老乞免奉朝請內批降詔不允懷不自已輒進狂瞽之

言仍有貼黃云聖意若允其請不必行出伯圭
劉子徑諭大臣降一指揮尤為盡善仰蒙聖慈
徹去貼黃御筆批依八月十日羣臣上表請以
十月十九日誕聖之日為天佑節內批宜
允臣又亟奏少俟三表即再得內批降批答不
允尋三請而後從之臣謹寶藏二奏中宸翰御
寶于家使世世子孫仰見聖主從喜如流不
以人廢言之盛抑以記微臣降適之榮仍錄所
撰詔書及王批答于前以著事實後以契丹偽
號中有天佑二字始改瑞處節云

恭題知貢舉所賜

御札

皇帝御極十有五年歲在戊辰禮部試進士五
千餘人二月甲辰以御札付臣等臣亟率同知
貢舉臣思臣幼學臣時暨參詳點檢試卷官以
下三十三人班列于庭望闕重拜退而啓緘伏
讀莫不驚喜感歎以為前此雖間有之未有如
今日之盛舉也仰惟皇帝陛下以濟哲之寶
承付託之重清心寡欲崇儒興學不懈益處乃
者權臣開邊塗炭生靈陛下憂形於色外鈕
叛將內誅九惡處之晏然而天下復定所謂淵

然而雷聲神動而天隨者也方且厲精而躬覽
臨政而更化廩大嚮治安矣先是三錫宸翰于
有闕其二皆以不及臨軒故戒主司以審取舍
今歲親策造士而又豫戒臣等至于再三蓋自
此年以來姦倖弄權公道几泯舉場寬縱以私
害公士類嗟惋不勝其歎又慮人之議已也專
為蒙蔽杜絕人言仰賴 陛下聖心感悟首下
求言之令繼頒溫詔博採芻蕘真社稷之福今
聖訓有曰去取之間趨嚮所繫使精加考覈擇
文體醇正議論精確者又曰或因問獻言實有

可用雖涉許直勿以為諱 陛下隆寬蓋下高
視千古屬意人才興起治功煌煌帝謨五三六
經載籍之傳敢諫之鼓誹謗之木柯以尚此倚
歟休茲臣等既以宣示寮屬更相勸厲又以聖
意發策俾士子盡言無隱矣伏念臣等受國厚
恩平日所願推賢遜能圖報萬分矧以孤學悞
蒙委以文衡回念場屋之旧固不敢輕於抑揚
恪遵告戒謹按其尤異者實在前列然士子局
於文體雖有奇才恐不得聘又臣等智識荒淺
深恐上不足以副 陛下求賢之切下不足以

得人物之真驚揚祇懼夙宵靡遑取以奎畫登
諸樂石以詔四方仰惟國家設科得人最盛然
山林巖穴之士必有逸才高節非科目所能致
爵祿所能誘者惟陛下推此心以往不憚致
致而求之當有魁壘不世之才出而為陛下
用野無遺賢多士濟臣等不佞尚庶几見之
恭題進賜陳傳良宸翰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
宮寮皆出遴選嘗逢誕辰咸獻詩頌既而置酒
高晏初酌黃裳次酌陳傳良各授文書一過致

謝再三其一曰上呈頌善其一曰上呈贊讀御
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陛下為言二
公之詩雖因為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
惠親書一本復以為贈以示不忘裳與傳良跽
謝而退陛下踐祚之初擢裳札部尚書傳良
中書舍人未几裳以疾歿傳良奏請以宸翰刊
之堅珉王音賜語是時臣某待罪瑣闥與傳良
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傳良以跋語示臣大略曰
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遷讀虞書
至於君臣相教維是几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

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々恐懼善始善終者
益哉頌暑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有故戒之
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為之矍然作而曰棉
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
頌為警戒者舜臯賡歌世但以為盛事非司馬
遷不足以發聖賢相救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
溢美人亦不以為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
亦不悟頌之有規也而傳良能發之臣於傳良
平日所畏至畏益以歎服促使刻之傳良曰今
既刊奎畫於上方不敢使人代喜識有目者當

俟小瑜曾未信宿而已報罷臣尋亦去因相忘
於江湖者十餘年傳良下世訪遺藁於其家則
不知所在矣其子臣師轍求跋其下將碑之以
傳遠臣既傷傳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
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侈傳良
等際遇寵之抑使後學知古人賡歌頌詩本非
專於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於斯云

恭題

仁宗賜董淵宸翰

臣竊攷皇祐五年三月辛丑朔壬子崇政殿試
禮部進士圓丘象天賦辛酉放鄭獬等五百二

十人前所書十四日是為甲寅蓋送試後二日
又自言以大理丞景福殿祗應豈非為諸位官
耶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是時
神文臨御已三十餘年正月平儂智高朝廷無
事而肆筆匪頌小臣猶不忘保治之要雖止二
字足以示萬世法印文左曰帝右則古筆子也
見義雲章臣高祖先臣某以是年中第為第三
甲第八十人匪家衣冠實始於此感歎再三謹
附書下方

恭題

仁宗賜懷璉御頌

臣仰惟紹興初元高皇帝南巡慨念天章所
藏祖宗宸翰墜失殆盡求訪山林所得不多
惟明州廣利寺住持僧淨曇悉以宸奎閣中
仁宗皇帝所賜懷璉贊頌寶墨上進上天既
賜以御札謂卷軸既豐護持有道又書佛頂光
明之塔以鬼之孝宗皇帝賜以妙勝之殿皆
已登之樂石惟淨曇模勒昭陵詩翰雖至今
珍藏而因仍七十餘年未稱尊奉之義令住山
臣僧宗仰始盡模而刻之以補名山之闕典而
後累朝雲漢昭回之美於焉大備真東南禪

林第一盛事也山居海王益當承朝以謹其歲
若禪頌之琛妙宸藻之交輝則非小臣贊歎形
容之所能盡也

恭題

仁宗賜張中庸劄刑勅書

臣家藏賜吳紹儒恤刑勅書後止書日不知何
帝時祕書丞兼權兵部郎官臣張鈞以其從曾
祖中庸所藏仁宗皇帝暑月勅書一通示臣
凡二百五十字紹儒者二百二十七字而同者
一百七十有九字始知紹儒者亦昭陵所賜
也紹儒當是郡守故有云方仲共理之良中庸

為部使者故稍詳焉聞之故事每更一朝則勅
字別為一体此二書雖作字不同而每行皆九
字望文大小如一未有勅字絕甚相似則是同
時無疑曰予不同蓋以攷降遠近為先後至今
先下川廣次及諸道或恐有非一歲之書也臣仰
惟藝祖闡基仁覆天下好生之惠洽于民必
間寶一年四月詔扇賜泣辜刑緩
獄有國通規今朱夏既臨溽暑繫
深用哀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
固戶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湯洗務在清潔

貧无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醫藥小罪即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常鑠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灑掃供饌之文雍然三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際念其縲維之人宜仰欽恤之文庶協長甦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禁繫之所並須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机繫之具皆令潔淨疾病者為致醫療供送飲食晝時傳送無令邀難咸尅无家屬者官給口糧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小罪速旋定遣大罪窮究其情无致

淹延以稱朕意益又加詳矣自是每歲首夏下詔恤刑遂為定制 真宗大中祥符 仁宗慶曆皆有詔旨而條約大率如開寶雍熙之詔巧知此二勅書實 本朝之家法 累聖遵行尤以炎蒸為念四我 主上當盛暑時臨軒踈決分命詩道慮因悉始故典至同禧二年復因論囚又命提點刑獄使者仲冬巡歷如仲夏之法每歲必再舉行又命御史劾其不虔者欽卹之恩又益廣矣鈞蜀人也裨身肅括持心為厚行其所學不苟於職朝譽藹然力求外補今為童

川憲使奉訓詞之丁寧寶前朝之勅書宣揚德
意於万里之外使遠民自以不寃如在几甸真
可知以仰副臨遣之意矣

臣頃見故祕書省正字陳師道跋修起居注江
休復之孫端礼所藏仁宗皇帝御書善法刑
此四字又言其至文曰帝籙竊疑其不倫後見
昭陵它刻已用政印臣尋考之其字曰籙益古
文筆字也出義雲章始知師道誤以為籙字尔
密州觀察使贈大尉向惠節公傳範蒙賜以飛

白帝筆二太字七世孫新知桂陽軍臨武縣公
起刻於石以示臣雲漢昭回不容繪畫敢以旧
聞再拜書于下方

恭題趙時穆家藏 兩朝賜碑

臣三造朝行四官玉牒凡聖語御筆在法當書
嘗與修仁宗皇帝朝玉牒十年求所謂二者
絕無而僅有則必謹書之益以臨朝淵默几
欲無言雲漢之章尤不輕畀有如尹孝齋公叔
充乃獨蒙忠孝之褒則其資行真可以信後世
矣三子決科神宗皇帝又寵異之益彰麟趾

之慶君子之澤流衍至今五世孫剡夫與其子
時穆以家藏二碑示臣端拜敬誦仰嘆累朝
崇篤親賢之盛事孝齊公立身訓子之懿美一
時名公或序或議雄文相照碑製古雅書札精
到抑以窺見承平文物之大繁竊考印章左曰
帝人所易識右曰筆義雲章中古字也昭陵
多用此印退傳張文懿公士遜富藏書畫友正
能世其家擅書名有晉宋風度此二碑皆其奇
畫世所罕見友正不仕故銜中无職守養高故
第中三數十年非孝齊公父子之負且厚未易

得其書冊也剡夫寓四明有鄉曲之譽時穆登
世科為開化尉奕佳公子也其益寶藏以無
忘先朝先世之典訓

恭題 神宗賜沈括御札

臣仰惟神宗皇帝經略西事纖悉周密萬里
風煙俱入長筭時內相沈公括師廊延閱月才
十有六承密詔至二百七十三道元祐編格
陵御集悉已上送官此祕貯所存者盡元豐五
年十月蓋以永樂事而公亦歸矣臣頃在都下
嘗恭觀宣諭揚公繪宸翰筆法與此卷絕類倉

猝戒諭邊臣而字體莊重廟謨遠矣再拜欽歎
謹識于後視張丞相魏公後潭州日題恰六十
年矣

恭題

徽宗賜沈晦御詩

宣和六年御試策陶非舉子所能條對惟晉山
沈公晦以軼羣之才精通象數借箸筭之一揮
數千萬言炳如也 祐陵喜於得人聞喜宴以
御詩寵之雲章昭回其在金花箋上至今如新
勢歆飛動是時以貢士人衆特添省額一百人
廷試士子至八百有五人文物盛一時沈氏其

世世寶之使後來者猶得以想見承平氣象胥
山遭時多艱不得躋時於舜禹之前能捐軀盡
瘁於干戈搶攘中而去就出處卒保名節哀然
舉首可謂不自 徽皇知人之哲矣

恭題

宇文紹節所藏

徽宗御書脩

蘭亭序

臣嘗觀蘭亭修禊序草本流傳千載唐太宗求
之尤勤自謂心慕手追一人而已唐人作字無
不效之者故南唐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
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後邁歐陽

詢得其力而失其濕秀補遂良得其意而失其
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其窘拘顏真卿得其筋
而失於麤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僿徐浩
得其由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体格張
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驚
急無蘊藉態度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
恭惟徽宗皇帝天縱多能辭心六藝筆力超
邁高掩前古自出机杼真書楔序於青繒中雖
曰出於薛稷而楷法精妙何山青出於藍而已
臣世受國恩先臣大父某受不世之知俾守回

明卿郡者幾五年寵光俾至細書方國之賜聯
翩而下雖遭兵燬遺刻猶存者茲為恭觀于有
簽書樞密院事紹節家藏御書貞蹟昭回之光
照曜九日感歎不足謹流涕再拜書于左方歸
其書于宇文氏

恭題徽宗賜致繼先御詩

嘉定五年歲在壬申郊祀慶成中外交賀迺季
冬甲午皇帝恭謝太一宮臣扈駕陪班既已
政事知宮事高士臣易如剛以所藏徽宗皇
帝賜虛靖先生張繼先詩翰示臣且求跋其後

竊惟漢天師道成於蜀而教傳於龍虎山至三十代而虛靖出僊姿絕人道術驚世人謂天師復生誠不為過 祐陵親御詞翰爛然如新再拜仰瞻益耀九日勒之堅珉以鎮名山已為晚矣嗚呼人知 祐陵之崇道教不知仁心實本乎為民人知 虞靖之僊去而蜀之青城猶有見之者此詩尤不可以無傳也

恭題

欽宗御畫十八學士圖

唐文皇十八學士猶在秦府蓋武德四年也仰惟 欽宗皇帝敏德春宮以似孝恭儉聞天下

手臨舊畫而又親灑宸翰以誌之誠有慕於正觀之盛也臣嘗觀後周光祿丞杜良作文皇畫像記曰太宗已定天下而高祖已登九五矣太宗於閭閻疾瘼干戈勤勞且盡知之於仁義之治興太平極治之功容或有未究焉耳既作文學館延四方英俊講貫細繹冀聞耳目者莫非帝王之事彼十八登瀛人必曰為如是事而治為如是事而亂以太宗之明刻記放心肯圖衰亂乎一意於求治而已仁鑪義鞴道薪德火日往月來詠聖神之謨其為宇廟杜稷生靈者炳

為與三代無以異矣故太宗之功烈自漢高以
降莫之與敵十八人之力也此真得太宗之意
嗚呼 欽宗游戲翰墨而為此固為萬世法由
今觀之豈不為臣子萬世之痛我抑聞後世人
君能用材者無如太宗然許敬宗乃得預議者
謂如摘瓜乎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溢此又
足為世戒故併載之

恭題

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為黃庭堅書今戒石銘
之類是也偽齊尚存故臣鄭億年輩密奏豫方

使人習庭堅體恐緩急與御筆相亂遂改米芾
守皆奪其真嘗觀寫詩自周南至商頌全襲上
有帝筆印記天縱多能人固莫及聖度協然其
視使臣下為搦筆書者霄壤矣

徐俯及洪芻兄弟皆庭堅外甥有酷似之
稱俯題雙廟詩有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
能容不惟自巡遠以來未有此論蓋亦隱
承京永樂之痛庭堅亦稱之且勉諸洪進步非
此舅安得此甥也然卒致大用殆亦不喜
劉蕡之助云

恭題 高宗賜陳正彙御札

陳瓘之在四明遣正彙往浙西過杭州遽告變
蔡京既得其情必欲寘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
瓘既就逮瓘以勁言得免猶謫通州故其放還
謝表云孤突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
免至三之惑又云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
淮孺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 徽皇聰察僅得
貸正彙之死既至沙門無復歸望島上巡檢知
其為名家子招致館不又有神祠甚靈嘗謁之
卜以栝玦且曰若得生還求百聖玦擲之至百

皆然未幾 欽宗即位召歸而瓘已下世痛不
及見遂得心疾上殿已不能對賜以名方猶傳
於世 高宗眷遇又如此擢其子大方為郎瓘
之孫大年實正曲之子也為臣家壻故得耳其
詳謹書之以補衆人之未及者

恭題汪逵所藏 高宗宸翰

紹興五年御書廷試策問

高宗皇帝踐祚之九載當紹興五年歲在乙卯
二月 車駕始日平江還臨安八月癸亥策士
於行在所射殿時虞兵敗退屬精求治親御翰

墨客以當世之急務一士條對一切褒然為舉
首則信之汪洋也自幼天資高迈十行俱下筆
力絕人其在布衣名已聞於當世臚傳第一年
始十有八聖意寤寐英傑得之喜甚且曰惟
昭陵天聖八年拱辰魁多士年實相似賜名王
庶辰誠為儒林盛事既負重名益進于學八年
為祕書省正字尋以論和議不合權臣惡其不
附已屢擯于外幾二十年而其學沛然莫禦更
化之明年始入為吏部郎望臨一時自爾入從
出藩四方以其出處為世輕重位雖止於內相

文昌用不盡其學至今學者尊敬真有泰山北
斗之望可謂不負親擢矣公之次子遠能繼世
料恪守宸法仕為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傳學多
識綽綽父風一日謂臣曰先公所試策問
思陵御墨既傳于外傳為私藏禁中裝滿亦非
人聞所及是殆天賜以為家室也其為遠識之
臣一再拜聳觀嘆仰驚眩前所未覩竊惟國家
三年一廷誡士子固必有首選惟此舉策問既
出奎畫下寵多士雲漢昭回照曜編簡汪公一
代真儒魁天下今貴嗣又得真蹟藏弄以詔將

來光明俊偉未有知此者其家法書甚富此特
為希世之遇雖憂之瑀弋商周鼎彝尋欵識甚高
古者亦當在下風矣謹識于後而歸之公少名
師閔故字孝伯既得賜名丞相趙鼎字之以聖
錫云

御書中庸篇

高宗皇帝自履大位時當艱難無它嗜好推以
翰墨自娛始為黃庭聖書改用宋芾動皆遇真
至紹興初專倣二王不待心摹手造之勤而得
其筆意措法益妙五年策士首得汪應辰九月

十九日言者乞依雍熙故事賜新進士儒行篇
以勵士檢有旨仍添賜中庸送祕書省校勘正
字張嶮校中庸篇高閔校儒行篇二十二日閔
入奏儒行雖間與聖人之意合而其詞夸大類
戰國縱橫之學蓋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欲
望止賜中庸一篇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
不惑於偏邪駁雜之見上下可其奏御書中庸
以十月四日賜之仰惟思陵書六經以幸承
學之士此固餘事然中庸無慮三千五百餘字
萬机至煩而挾日之間書就終篇書生勤駕者

亦安能及此尊經崇儒之意真可為萬世法時
趙鼎為左僕射例得墨蹟為家藏仍模刻分賜
鼎晚謫海上而素重應辰遺言以此卷歸汪氏
應辰次子達既以御題示臣併示此卷可謂江
氏二寶矣 高宗壽者遐不作人鸞飛魚躍儒
風日盛中興之業實本於此應辰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學躬行直道以終其自以及并孫君
臣際遇猗歎盛哉流傳千載何止一時之榮也
恭題 孝宗御書心經
淳熙十四年歲在丁未 孝宗皇帝元命之年

也二十二日會慶聖節親灑翰墨書心經於禁
中觀堂先是上天竺山再建觀堂既成住山妙
珪求記於臣嘗既登之石矣嘉定二年孟夏之
十日珪又來言蒙 皇帝賜以 孝宗所書真
蹟願得跋語併刻之山中臣仰惟 孝宗皇帝
聖學高明度越前古是時在位已二十有六年
不倦于勤治休已定而進德不已退朝餘暇游
心內典深味禪悅毗戶五千餘卷而此經獨名
以心蓋千經萬論之至要也 列聖在御相傳
以仁忠厚積累福祚延永蘇軾有云惟佛與佛

乃識其真臣謹齎板書于下方以詔後世

恭題曹躬所藏迎請 太后回鑾圖

臣嘗恭讀 光堯太上皇帝宸翰稱譙公歷事
四朝盡瘁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渝且言令請
大后天眷至虜主前宣予孝思使虜感動俾予
母子如初洪惟 太上皇帝齊性仁孝天地助
順以遂長樂之歡而乃推功臣下堯言炳然亦
惟譙公忘身徇主有以得此也臣目為見時聞
臨平中太后回鑾之盛恨不身見之暨官道
玉牒其闡史事統得窺一二今從譙公家獲觀

迎請圖冊請煥爛賦篇瞻蔚然後一時慶事歷
歷在目敬拜歎仰嗚呼休哉夫以譙公功成之
初乞身退歸無一毫矜伐意此圖之作非欲自
明其功蓋所以發揮 太上皇帝聖孝之蹟遇
於方冊遠矣是豈惟其家所當寶藏後之太史
氏尚有取於斯焉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此者乃出鐘繇力命表... 始順伯示余以定武蘭亭... 單騎賦歸行李亦數篋家藏可知也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鑰大防

題跋

始順伯示余以定武蘭亭

鐘繇力命表

此者乃出鐘繇力命表

始順伯示余以定武蘭亭

單騎賦歸行李亦數篋家藏可知也

評論字法

字求篆隸上下數千載衮衮不能自休而一語
不輕發先鍾後王字家固有定論以此三者坐
判優劣豈為知者道耶

定武脩禊序

○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
家無一名帖心顧好之把玩不忍去手雖未若
順伯之膏肓然疾在勝理矣豈所謂不治將深
者耶

跋秦淮海帖

山谷晚游語溪題詩磨崖碑後見少游所書文

潛詩嘗恨其已下世不得妙墨刊石間時少游
醉卧古藤下未久也而山谷老人已有此恨矧
今相去几年百此帖灑然如新得而讀之寧不
感歎

書御孝子行實後

先生孝行出於至誠本不求人之知清朝官之
以風厲天下而後先生之名顯永嘉名臣輩起
為浙河東西冠嘉邈之士至行卓然必有繼先
生者喜其深處巖谷不求声称故潛德幽完未
之或發公不肖願與邦人訪之聞于州于部使

者于朝廷使此邦之風義益高而先生之名不
孤不亦可乎

跋陳氏續蒙求

徐堅作初學記中上劉子儀愛其言曰非止初
學可為終身記此書出太史傳援摭精確何止
慮童蒙之末耶

跋吳生畫卷

李廣射虎

史言將軍射沒鏃調沒矢者殆未必然臨右北
平盛秋匈奴避之畫不能真似尚可想見也神

氣如此而恂恂如鄙人此所以為李將軍耶

山水平遠

延陵生丹青無不工適與作山水尤深遠有意
趣宦游三載歸心蕩搖渡口喚舟殆屬夢境

跋韓幹馬

舊讀放翁詩恨未見此畫今日得之便覺詩畫
互相映發此詩此畫誰當看豈无所待耶

跋徐薦伯橫梨醉藁

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古人惟以許傳脩期
薦伯儒者由右學以奮論議慷慨談兵如流擊

賊何足言讀其詩頗挫請屬有壯士橫槊之氣
倚馬而作露板有餘以矣脩期何人哉

跋除子由菊坡圖

徐君傲脫菊坡不復出仕故其樂全彭澤令少
日便賦歸而三逕已就荒松菊僅有存者則夫
火馳宦途碌碌忘返之士顧有一適如君者耶

書元章簡公神道碑後

章簡公名德隆重詞章典裁蓋平昔之所慕者
茲來佐州披圖牒訪故迹始知壁城隍一疏河
建隆梁以為此邦無窮之利者皆公之力曾孫

康曾通為監征叩其家世始得碑銘而讀之使
人益加歎仰若蘇魏公之雄文韓南陽之奇畫
又皆可寶也

跋任氏香圓記

齊晉安^王母以蓮華供佛願竟齋不萎七日齋畢
花更鮮紅視甕中插有根鬚史稱其孝感然猶
藉於水也香圓垂之空中而敷花結實可謂異
事此理殆未易致語輕下注脚却成蹉過

跋王清新畫卷

斷崖小枯木

醒菴古木大似梁鵠書有劔拔弩張之氣
金幅枯木

此幅筆勢尤瓌壯雜之文湖州射澤中未易加
也

觀此圖當作煙雨半開燈高臨遠時想苟求形
似便失妙意要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

跋霍氏球川圖

霍君來為赤城理官垂去矣益不得志書銜袖
過余曰漫仕三年不逢已知圖家之球川得名

勝詞翰盈巨軸以此西歸賢於薦書遠甚余題
受其言展卷久之字呼曰子登宦情如水而家
居勝絕乃尔君之歸似晚矣它日有客道南蘭
陔捨舟盆斗門外徑造竹所者必我也君其容
之乎

跋王少保行述 參政敏肅公又

士夫以重名致大位雖才業足以自奮要其先
必有所自來而積善累功之人亦在、取必於
後參政一代偉人恨生晚不及見得此書於公
之仲子始知自无怨公以还世有隱德遂德名

臣大家天之報施端不偶然後來者又豈肯堂
之志湯一淮流寧有既邪

跋丁端叔所藏鼎彝款識

右商周以來鼎彝尊鬲等八十有六予游南蘭
陵從丁端叔借觀商周遠矣器之存於今者蓋
寡識者望而知之以為商質周文世愈遠則文
愈簡然周器亦有甚簡者不知何以別其非商
也盤誥聲牙商周皆然其他訓誥誓命之文初
不相遠者商頌維止四篇求其體制此之清廟
維清之詩加詳焉豈高識者它有見於此耶古

久不可復見而得其器：又不可得有乃摹取
款識之文茫昧難讀顧有何好而深好之是殆
難與不知者道也

跋陳忠肅公表藁

范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
其所儲蓄為今日用者曰陳某又問其次曰陳
以自好益言忠肅公可以獨當天卜之重也宣
和末年或問游公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
曰陳了翁其人也元城生先嘗因公病勉以鑿
藥自輔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

用讀公表藁及紙尾數語氣凜然如生折而不
撓有大臣之風三公真知言哉

跋百醉老人詩

百醉老人詩追七子凌鮑謝諸公論之已詳遊
別圃有句去中原戎馬場故因犬狼窟言歸成
默傷念之中心慄人讀而悲之此詩人黍離之
歎少陵一飯不忘君之意也百醉間一醒豈真
醉耶

跋史魏公與心聞禪師帖

太傅史魏公得法於心聞愛其子孫至今不忘

明書記其從孫也持魏公書偈來讀之益信二
老相得之深傳播叢林又為裴相國與黃蘗禪
師添一重公案

跋趙清憲公遺事

右丞相清憲趙公遺事其孫誼錄以示人遂獲
窺先正之風烈嗚呼建中靖國初徽皇銳意
於治親擢公為御史中丞裕陵人物之旧收
用無餘黨論雖興猶有如公者屹立於諸公中
說謗競起而主意不移維持國是尚有賴焉使
左右皆薛居州事寧至此耶三讀遺編為之感

涕

跋戴伯英石屋詩卷

莊子秋水篇言諂井之蛙擅一壑之水陸士龍
逸民賦富貴者是人之所以欲而古之逸民輕天
下細萬物而欲專一立之權擅一壑之美半山
詩曰穰侯久擅關中收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
暮年專一壑忽逢草馬使驚猜蓋用其語：則
上矣惜乎其不大也石屋之勝余未及識伯英
以妙思尋幽而无專擅之意思與好事者共之
豈不宏哉

跋劉杼山帖

先君嗜書加嗜美平生富藏名流翰墨而獨謂
杼山先生之書光前絕後尤秘室之某自遭家
艱文字散落惟此二番宛然巾箱中疑有神物
為護持焉謹帛其縵而新之以續先子之志

跋朱瀟山自撰墓志

瀟山先生少年以詞藻表見一世士林傳誦追
配前良銘中之文如霜降水落掃盡翰墨餘習
非飽諳世故晚歲見道不及此尚何疑於死生
之際哉

跋徐狀元祥符五年勅牒爽

歐陽公歸田錄載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公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鍊之歌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以為第一嗚呼公之擢舉首遠業已見於此非徒為偶儷之二祖宗之取人如是宜乎名臣之衆多也

跋揚伯子詩卷

平生未識誠齋而多見其詩每深向若之歎璘師示以此卷讀之灑然知其為誠齋之子也筆

力駁駁真逼人哉

跋秦淮海戒殺帖

秦淮海妙墨前輩所推余頃得此本愛玩不能去手時在校官念此邦日事鮮食物命不可勝計歎傳於人未暇也茲來假守遂登之石釋氏戒殺誠是而言之大過不若遠庖厨之言為適中然則何取於此嘗感汝南周顛之言曰變之大若莫過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吾可賒讀者宜動心焉

跋鄭屯田蓬萊山詩

先生夙神蕭散肺腑清徹不以事物自嬰故出語輒驚人晚歸自道山來賦此詩未免遂仙去元丞相微之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先生殆是耶

跋社初公草書詩

某在詳序直含時薛君文若以近鄰相遇出社初公草書云詩嘗跋之云歐陽言無俗韻清而勁筆有袖鋒傳百世豈惟榮耀詎當時薛君唐人而草聖則公真蹟也歐陽

二寶收藏詩雖出於寶君得其

一矣茲遂登之于石

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志

淳熙四年冬某備真教局陳君舉任太學錄官居相鄰一日同林伯順大備相過愴然曰薛寺正之亡吾儕之所痛也嘗為伯順求先銘於寺正書以古篆恐其難辨又作楷法于後已授我而亡之矣後從薛氏子江得其藁茫不知何語子能辨之否某不善篆而素好之一見才識十二三餘皆竒古難知白仲氏故嚴州使君相與編閱字書考寃凡月而後盡得之寺正於書無

不讀耽玩鍾鼎古文搜竒抉怪凡易識者多不用古文所無間以小篆補其闕真好古哉君舉伯順得之喜甚又十二年假守東嘉二君來見曰寺正所授真篆二本後得之故書中取以校昔所考無差者併為刊石以授伯順使宝之以成其志以存寺正之遺蹟抑以見吾兄弟用心之勤俛仰皆有感焉始伯順葬又於金舟如寺正之志後以五年九月壬申改葬於親仁鄉龍門山谷其母陳氏云

書周禮井田譜

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于鄉紹興閉有旨郡給筆札錄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石就姚江置局謄寫幾千卷春秋易有解律歷有書余從真孫璠袁起宗鼎得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林勳本政書最為有志於古然僅載田制它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丘甸寓出於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折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當執周禮以往其講之熟矣事大体重固非歲月可為惟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

為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刊既就錢文季文
子指其間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講明而
黃居毅又作問荅一卷皆有益於書陳君舉許
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詞雄義渾尤為著明遠併
刻之惟文子之說以儆裝薄遽不及附見當俟
它日夏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正博
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於施
用為可憾云

跋諸名公翰墨

韓魏公 司馬公 王文公 韓康公

富韓公

文潞公

王宣徽

晏元獻

陳文惠

韓南陽

右諸名公翰墨米室晉題跋過江以來鮮有之
或謂得之揚州擾攘中蓋故家物真可寶也司
馬公書必施於所尊其論出處大致凜然不可
奪晏元獻屬其弟於人以為不可溫顏茲非前
輩之言耶是時士夫書必以小紙圓緘故多用
圓印而書無指痕裡簡而意厚字畫又不苟類
可傳後今世專以錄子往來語多浮溢紙尾書
銜金是吏牘體雖有詞翰之上欲襲藏之終覺

不韻重可歎也

下判對令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徐騎省篆項王亭賦

舊見岸老筆誕載騎省竒匾之說迫有敷原王
季中彦良實襄敏諸孫余及見其暮年嘗問古
人篆字真跡何以无燥筆季中笑曰罕有問及
此者蓋古人力在擊不盡用筆力今人以筆為
力或燒筆使死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以今觀
此軸信然子孫非不甚工借其自壞家法反以
端直姿媚售一時後進競效之古意頓盡但可

為知者道尔

龍眠九歌圖

三閭大夫見筵先王廟圖古賢聖怪物而作畫
天問龍眠讀九歌而為之圖一段風流視楚人
何遠

王晉卿江山秋晚圖

宋大夫聞襄王之夢孫興公見夫台山圖皆想
像為之賦文章之妙如此若丹青非親見景物
則難為工晉卿固自石勝然方其以金城游冶
都城嫩寒中安知江山秋晚時事不有南州之

行寧能盡寫浩然詞意耶
孫浩然詞云一帶江山如畫景物向秋蕭
灑水浸碧天何處斷霽色冷光相射摘樹
蓼花洲掩映竹籬茅舍天際客帆高掛煙
外酒旗低垂多少六朝丹廢草盡入漁樵
閑話悵望倚層樓紅日無言西下
右離亭燕

跋元豐八年進士小錄

先祖少師以是年登科為三等第十人建炎虜
躡四明諸父倉猝避難室廬遭燬故物一不遺
章公擇申公子也實為同年生其孫澥亦公同

登隆興元年進士科家藏此書至紹興改元始
得傳錄以篤年契以示後人是時當泰陵在
諒閣貢闈既試而火時有狀元焦之謠已而果
然嘗聞之長老焦之文精而麗更魁劉公之文
渾然天成主文章或不勝則曰魁恐終非遠器
焦竟不及祿而劉遂為近臣是書大略興今日
相似而不同者九終榜無一宗子蓋天族未有
試進士者任子當有自鎖試進亦不見一人既
無遺試止書第一第二等期集所供職才二十
五人卷首止以二版書雜事試官書知舉而不

又參詳以下猶者明經科謝恩延和殿賜優牒
於崇政殿門外又不曉優牒之我四月二十九
日奏號五月二十日御史拆卷封三日奏名六
日奉敕放榜此皆事之變汪公海臧糾彈秦公
觀掌牒奏茲又一時之盛也
武子拱人也父避地南來往返明越遂家於明
隆興初與余為同年生自爾茲相好人物高勝
筆力可畏非敢以友也
不幸齊志而致吾黨
共衰之其李以道哀詩二編期以行遠遂初尤

貳卿為之序以道示余泣且言曰左公知吾兄
之詩而不深知其平生知平生者惟子爾更為
我言之余曰尚忍言哉武子天資絕高少以流
寓名薦書文已恠
奇奇或請之笑曰五寧僻
無俗寧恠無凡此意卒不變然亦以此不偶間
君好與諸禪遊佛日宏智皆入其室穎悟超卓
學亦與之大進結交老蒼聞見多前輩事聽之
使人忘倦丞相羨春魏公作尉姚江一見君奇
之君亦歸心投以請曰願同耳萬筆終老孟子
門後二十年試南宮魏公得其三策必知為武

子之文袖以見知舉張公真定曰適得一卷令人如欲取時文則不敢進果欲得士人否張公曰吾嘗言寧取有瑕玉不欲取無瑕石讀之以為佳魏公曰此某故人張公之文也舍人異而記之比揭榜驚謂魏公曰果張公也魏公罷相居小溪山中武子曰從之游如裴迪之在輞川兩仕郿城司糴于外司帑于內皆甚劇伯然如在山林苟非所知雖貴而欲見不造也平時若不以事物自嬰而官業并不可觀惜乎不見用惟詩傳於江湖間爾余嘗跋其詩卷云與武

子評詩謂當有悟八處非積學所能到也君讀之以為得我意嘗日山谷晚年詩皆是悟門愛其金狝繫馬晚鶯邊之句又曰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東坡嘗賦五更五詩詞雖工蓋惟四更為佳爾又嘗自哦其詩曰客向愁中都老盡抵留平楚伴銷凝又哦其詞曰昨日豆花籬下過忽然迎面好風吹獨自多時其大約可見矣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憑案開卷終日凝然惟雖嗜詩未嘗輕作或終歲無一語故所作必絕人妻孥至不免飢寒或謂君不為歲晚許君

曰水禽有名信天公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沙
上俟它禽偶墮魚於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
者其夷澹雅譚類此詩不必贊也其清麗粹潔
上參古作旁出入禪門寄興高遠遽讀之或不
易了而中有理窟覽者當自知之

跋趙居壻所藏張紫巖帖

丞相魏國忠獻公名遂身退又在閑廢憂患中
與有壻趙君家問悼亡方切而憂國愛君之言
爛然自以為中心末嘗須臾寧時紹興辛巳邊
事方擾故公光以為憂忠肝義膽不待因事而

後見也

跋東坡上樞密論開邊書

裕陵銳意攘夷脫乃信用兵不是好事樞臣得
公書惜乎不蚤以聞徒流傳至今也

跋陳簡齋戲學

劉子曰玉眉滿匣不可以為圭璋余則曰雖不
可為圭璋要可寶也於此書可云

跋李伯和所藏書畫

東坡所作文與可硯屏贊
老坡文如河漢而寂寥知章措意曲折不窘邊

帖大似老泉名二子說面又過之使但言竹石
之工何以為文湖州耶

薄薄酒二篇

兩頭織：終不如月初生虛飄：終不如花飛
不到地薄：酒後作者寢不及前詞人務以相
勝似不若別出机杼

蘇氏璇璣圖

晉史載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善屬
文滔符時為秦州刺史被徒流沙蘇氏思之堅
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

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即此圖也與武氏所
記多不同未知孰是木氏謂二百首而龍眠
止得百二十六首細推之殆不止此也

跋安光遠所藏祖廉訪詩跋

廉訪以文受知 徽皇屢將使指劉延康之
守真定公實佐之分守京城又引以自助尋執
節以死公興其三子宝學公以下護喪間閱兵
火中送之建陽未至而死於道其為人可知某
項以假吏過趙石橋色深碧而累甃堅緻中為
火洞跨水兩旁橋基各為小洞三若品字洞中

多前良題刻不能詳記意公詩在其中也此軸
多北刻無別本安氏尤當寶之

又張總得與其父子伸帖

總得翁才氣高邁其子紫微公文采名重一世
議者猶謂不及其父所與安君子伸二帖稱嘆
如許欲得名章俊語為定山中故事求親詩以
務式此翁豈輕為許可者也

踐撫州崇仁縣義約

媿哉義約之立也風俗之媿惡繫乎士大夫先
正名公有以孤生薦於鄉歷求農糧親於故終

不滿千錢憤且慙掛錢於城門矢之曰我且顯
當從族以去已而果然非輕去父母之邦蓋病
其里俗之不可變也崇仁固多士有因此約而
成名它日得志必益思有以媿吾之俗允濟人
利物之事相與講求而具起之下至田里必有
出入相守友望助疾病相扶持之風近者悅
遠者慕一變至道當於此乎取何止為目前寒
士之利也耶

書魏丞相奉使事實

隆興二年虜以兵壓境朝廷選使右丞相壽春

魏公時在淮東宣諭司議暮見大夫無可後者
召對便殿遂授使節虜勢方張事變叵測所諸
飛失在上行人在下而公墮節抗議動中事機
氣勁詞直要約定今五十年邊境晏然厥
功茂矣比書所載皆其實跡也方來歸時公適
在都下士大夫皆謂必有醜嘗珠涯迎勞慨上
以寵其至至則論賞如格與平時泛使無異公
亦退然即司宗官次而不自言久之而後為右
史又久之僅遷左螭亦以序進而已蓋平時
壽皇銳意恢復中原紹祖宗之大烈虜夫遷

聽嘗詔公蓋以禮物授督府為犒軍費雖卒就
和議聖意不以自安也公既登從班典銓總綸
封駁相繼上眷自隆一歲九遷乾道元二間以
夕即攝大天徑除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不
數日參預為真是冬遂登揆路寧相代天理物
固非常功之官公之大用君臣遇合殆不以使
事至此也制風初凡賀收如織有客歷叙奉使
太節既而曰送茲登用咸謂時庸在宵人竊謂
其不然待丞相不凡於太淺使蘇中郎直典屬
國固難酬抗匈奴之功然富韓公卒為大臣豈

專以使契丹之故公讀之以為任公之意可知
矣元豐中裕陵命蘇魏公墓修南北通和以
來國信文字賜名華夷魯衛信錄仍別錄一本
付樞庭至謨遠矣中更喪亂書遂不全嗚呼據
高文之宿憤必有仕其青者於此書尚有考焉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汪季路書畫

英宗為皇子詔曰漢安懿王之子猶
昭陵以也英宗為皇子詔曰漢安懿王之子猶
侯之子也思陵以壽皇為皇子詔曰
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達曉然使天下後世
知之前聖後聖其歸一揆大哉王子茲豈詞臣
之力也哉

魏野少堂圖

寇巴東終於無地起樓臺熟魏三山居乃如許
宜乎不肯以此而易彼也

蘓子美詩

嘗見滄浪捕懷素少書至不可辨自天才豪逸
自謂信手縱筆何嘗番意然非水墨積習亦未
易至此

東坡祭范蜀公文

唐人贊狄梁公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諧受五
龍夾之以飛公稱蜀公云導日而昇燦如長庚

事固不侔詞意亦卓然過之

東坡與歐陽叔弼兄弟帖

蘓以歐而顯歐以蘓而尊薦士蔽負後人當知
所擇

東坡與林子中論賑濟帖

荒政無第一手蓋蓄積無素聚飢民以千万計
仰給於官活者寥寥其不免者亦中盡心力而
為之尚庶几焉爾坡翁亦自言懲熙寧流淳之
禍公私皇、曉夜措置僅吏狼狽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蓄古制既才明此賈誼所以哀痛公私

之積也

黃太史書少游海康詩

祭酒芮公賦鶯花亭詩其中一絕云人言多技亦多劣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憂中嘗誦而悲之醉卧右藤誠可深情宜人者宜於人竟亦不免哀哉

蔡京自書竄謫元符黨人詔分

裕陵教次庶政動出親札是時京方為檢正建詩差官置局類而為書因委京編次迫事徽皇遂以為相業之存違御筆者初以違制論後

又以大不恭論其實皆出於京也黨籍之設臣子所憤緘悉見於此藁尚可掩乎此具再相以至三入寇任既不及旧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為商鞅立法親受其弊隕身覆宗誠自取之敗固殄民中原丘墟豈不痛哉

跋喬仲常高僧誦經圖

始余從卿僧子恂得羅漢摹本旧有跋云姚仲常善畫而不易得一貴人待之三年一日欣然索死紙為作應真數日而成其本已經四摹固知失真已遠而筆意尚卓然可觀中像之外人

物鬼神山水樹石無不畢備以琉璃瓶貯花藕
小菟綠茄而上童子隔瓶注視未有大蛇橫得
水簾中節，間斷而意象自全皆新意也恨不
得見真筆後又見摹本於蘓卿伯昌家則已題
為龍眠矣大率事不深考又不謹於闕疑見唐
人畫則指為道子摩詰不知有盧穉伽輩見國
朝畫則指為龍眠亦不知有喬君也今見此圖
洎麈整跋語為之醒然且知姚之為說也是僧
默誦何經而仙佛諸相縛縛自其口出鬼物俯
听於後皆有妙思又使人之意消也

跋游嗣祖所藏帖

歐公有送薛公期駕部

歐公有送公期得假歸絳詩山行馬瘦春泥滑
野飯天寒錫粥香最為人膾炙簡肅公絳人也
公為之壻稱其清德直節家法屢子弟多負材
公期豈其人耶

山谷少全

少全可習無如俗何以山谷之高晚晚乃得脫
此耳

唐子西與游氏帖

蜀士鄭太玉與先生游俱好世出世間法嘗曰
文章習氣盍痛掃除雕琢肝腎徒勞人耳先生
戲答曰吾寧盡此生筆硯間寂然之樂俟來世
尚未晚也其用忘如此先生嘗謂其子曰我胸
中有見成論五百篇當以授汝未几疾作遂曰
紫嫩公以為終身之恨云

跋王順伯家藏帖

蘇子美錦鷄詩

滄浪文采絕羣正似錦鷄食欲為木鷄可乎悲
哉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帖

師魯自筠州與疾主南陽託范公以死蓋平日
之相予者如此

韓魏公與尹師魯帖

嘗讀安陽集及家博公之慮事精審非它今所
及此帖尤可見兵凶戰危安保必勝或記師魯
謂公置勝敗於度外者過矣

王荊公書佛語

公詩有云世間有事佛說盡豈為此等語耶公
之書自有未處非無意於二者

林和靖與通判帖

通判不知何如人承平無事時位錢塘佳郡又
得此老為州民樂哉

右軍章少

章少之絕久矣嘗見皇象所書急就章象時有
張子並陳甫梁能書甫恨逋並後象斟酌其間
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惟如此然後可
作章少此帖信是合作正使非在君真蹟次非
近世所能為者是可宝也

宋元章三帖

一行書一篆一隸

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
字欣然独笑如復觀其人以是知古人作書亦
有以篆有宝晋行書妙絕一世此卷四十三字
尤高而不善用二短何耶

跋陳聞遠所藏了翁菴山元城帖

楊菴山嘗辜餘杭今貧府陳崇則了齋之曾孫
也出家藏一公及元城先生手帖家問允十二
紙邑大夫江君相與刻石于縣庠名德翰墨前
後照映整祿讀之凜如三君子相從於一時百
世之下尚當與起矧声迹尚未遠耶

跋曾氏独醒雜志

余比官成均臨江曾無逸為寮嘗言其先君子平生示以書一卷蓋狀其行事樊少從博士為之哀薛者端明忠簡胡公道墨二畫得良齋誠齋諸公為之跋誠齋又序其独醒雜志嗚呼備矣無逸又曰先子非無意於用世蚤歲得疾遂棄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分追配前良卿也視富貴若不足說而曰浮雲居士久益高尚又以独醒名齋晚號歸愚所造愈深故死生禍福之主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友直飛跋墨

戲數幅初未嘗摹倣落筆輒過之一日於敗紙寫二蟲精彩勝絕未几遂下世故併手澤藏焉余曰畫不足為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猶不知游藝之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此畫者多矣可勝歎哉尋得独醒志讀之益知其為博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日默處一室几告与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衮衮不倦有不出户而知天下之祿然猶居山陽往來之衝若居士遠在江右而中原故事歷歷能言則又過之矣

跋趙伯山責偽楚書

段大尉奮然擊朱泚人徒知出於一時忠憤柳
河東拳、錄其遺事已見非出於苟然者延康
二書覩者無不興起近讀其行狀在承平時過
事一一不苟故能自立於搶攘中士大夫平日
苟不務操履一旦臨大節能不奪乎

跋姚編禮勅牒闕

議禮之家名為聚訟彼惟不得卓然名儒而雜
進異議故尔嘉祐治平間朝廷清明元老大臣
欲修因革禮而於下位拔用姚蘇二人書成而
人無異詞扁官擇人要肯如此而後可以服天

下成事功矣

跋謝現妙混元實錄

道家者流出於老氏而支分派別去本寢踈道
藏之書雜取百家士之有問於世者多以拜章
役鬼煉氣煬金為能此皆燕齊方士之餘去本
又遠矣現妙本儒生覺道於皇甫清虛蓋知尊
老子者博極書得會粹成編旁搜約取自號實
錄且言九十六變之說事迹隱晦其餘問見紀
傳不載時代者不述典夫放光見瑞示焚傳言
靈驗等事非化身下降者亦不復載庶几傳世

不誣然青羊白樹之靈迹瓊臺玉局之奇祥比
類尚多果皆實歟嘗誦公是先生之言曰蒼茫
六合外渺莽三皇初迄既未必有遠亦非必無
信如斯言安知其非實也
跋李武彖行狀公是先生言武彖蓋以
天寶之變擁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而賈晉以
一尉討賊張巡以縣令起兵朝不坐燕不與古
不免有是言忠臣義士惟知建節不以位卑
為辭也李侯官不週微吏而獨奮一臂抗方張
木制之虜矢死不屈凜然如生三復遺事為之

流涕

跋未麋整鶴賦及送閻丘使君詩

承平時洛中有八俊陳簡齋詩俊麋整詞俊留
季申衣俊皆一時奇才也南渡以來詩俊不俊
皆為執政大臣相與力引麋整之名始以隱逸
召用於朝而骯髒不偶終以退休鶴賦之作其
有成於斯昨使其羽翮一成豈不能翱翔寥廓
往而不返猶思以靈樂仙經求報主父愛君之
意又見於此余生晚不及見猶誠蘄州史君溥
識篤實以古君子宜麋整相與之厚也

書張侍制行實後序

余嘗過越與士人語靖康建炎間事難曰季鄴以吾州降虜乞苟金時之民而貽我千載之辱余慰藉之曰彼但自潰其家聲安能污大府耶欽宗倉猝遣使廷臣多是避苟免中書侍郎陳公慨然請行欽宗為之泣下特免一行見大夫無可使者卒遣之其副則待制張公二人皆奮不顧身深入虎狼之窟論陷十餘年皆握節以死忠義之風凜如生是豈不足以刷會稽之耻哉士曰然皆吾鄉人也茲讀張公行

狀因記于後

跋袁起慶所藏閻立本畫蕭翼取蘭

亭

此圖世多摹本或謂韓昌黎見大顛或謂李王見本平皆非也使是二者不應僧據禪床而客在下座正是蕭翼耳吳公傳朋云書生意氣揚揚有歸全壁之色老僧口張不脅有遺元珠之態亦非也翼以權謀彼選遠取蘭亭首奏乞二王雜帖三數通以行主越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体方卑辭以求見衲袖之書乃

是御府所齎野重自隨亦携書味此正盡其納
交之時後既得蘭亭則以御史召辨才曉然告
之下復作此儒酸態矣且其時此僧為之絕倒
良久何止口張不嚙而已右相不惟丹青精妙
其人物意度曲折尤非後人可及也

跋姜克章所編張循王遺事

柳河東以段太尉遺事上史館自言好問老枝
退卒能言其事考其所載者三教郭時之軍士
撫焦令誰之喪者不受朱此大絞之弊顧太尉
忠節顯著何必俟此三者而後為負蓋惜其遺

墜且以見太尉之平昔非一時奮不慮死以得
名者旧唐史之傳愈詳以未見何東之狀故三
事皆闕而不書宋景文公謹書之其為佳傳
之助多矣克章慕循王大功而惜其細行小節
人罕知者矻然訪問而得此將以補史氏之
遺其志可嘉也

跋東坡獲鬼章告 裕陵祝文

永樂之禍可勝痛哭鬼章生禽宿憤遂據太宗
平突厥高宗平高麗當告陵廟蓋以高祖蓄憤
於北虜太宗銳意於東夷武功未終後全繼志

亦既平盪所宜啓告此長慶中奏語也不知當
奏告時有雄文如此否

跋東坡送劉道原歸南康詩

劉凝之棄官居南康歐陽公所為賦廬山高山
谷謂其忍貧知鉄石者是生道原坡公亟稱之
所謂古君子即凝之也司馬公通鑑一書賴道
原為多其子壯輿亦奇士坐客問此詩本末因
為道此

跋嘉祐二年進士小錄

其曾大父登洎平二年乙科大父登元豐八年

丙科迫歲傳得小錄又因併錄紹聖二年者大
率與今十異今又見此書四者俱以前一筆書
錄雜事而此又分試題為三等殆不可曉同年
生無分職姓名下每事輒容一字事之因革類
如此不能詳放矣是歲得名士十五六人而蘓
長公少公皆在焉此真子佛名經也

跋揚州伯父賦歸六逸圖

彌明聯句 山谷西軒 真長望月

太白把酒 玉川啜茶 東坡題詠

嘗見古畫六逸圖孫登長嘯阮孝蠟屐淵明以

巾鹿酒韓伯休貨藥違孝先畫眠畢卓甕下皆
非同時特取其逸耳非若竹溪六逸之同游也
滕子躋藏唐人出游罔亦六人宋之問王維李
白高適史白岑參雲林子跋六據其名題或有
弗同時者而揚鑣並驅睇眄相語以為得意忘
年者楊州伯父所罔是豈可与俗人言耶

又四貧圖

謝安游東山

張翰思尊鮓

子陵釣臺

淵明臨流賦詩

謝公自為蒼生一起而東山之志不論子陵出

見刘文叔繆不肯為三公以歸李鷹淵明尤為
高尚伯父擁麾持節十餘年只寄高遠尚友四
貧晚而得歸殆不負此志矣

跋了齋有門頌帖

某日讀了齋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慶元
二年八月上澣有二僧叩門袖出了翁真蹟及
与延慶第四代明智講主論此頌二帖讀之恍
然因問天台教規之說云智者大師所說四門
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一曰非空
非有其實一可貫四四實歸一公之為有門頌

蓋謂此也近世士夫大用力不及前輩只如學佛或僅能涉獵撈戾圓覺淨名等經及傳灯錄以資談办尔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文公楊元為張元盡及了翁皆留心教規深得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深矣惟公忠言大節照曠千載身罹百譴視死生如且盡平時學問深造自得固自應爾方在丹丘時遂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識哉二僧欲刊之石以信天台之傳謹書于後而歸之二僧曰妙拘了怡云

跋施武子所藏諸帖

鍾繇墓田丙舍帖

慶元二年孟冬壬子見餘姚施令尹蓋司諫之子也出其家所藏墓田帖碑石余誦山谷之詩曰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髮成絲為之三歎

王右軍東方畫贊

李陽冰上李嗣真論右軍書有云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視之信然

黃庭經

硬黃小字臨黃庭平生所見三四非精筆不能
到第未知玉軸黃庭比此何如耳雲林子以陶
隱居之言證此經非逸少書而隱居與梁武帝
啓自以黃庭為逸少有名之迹若遂以為吳寧
以後宋齊人書恐亦未易定也

王大令洛神賦

大令好書洛神賦而李陽冰論右軍書與畫像
贊同稱右軍之蹟不復可見不知更勝此否柳
公權記於前槩題其後何止公慙卿耶

東坡放月圖贊

旧未見此圖直不知贊之所以作東坡竹樹猶
傳之文與可茲以一點成月一抹成舵曲畫妙
趣益自得之若曹不與誤墨成舵子敬為烏駝
特午高道吳璽筆亦成畫彼皆工於畫者坡乃
以游戲至此真天人哉

東坡醉中書對客醉眠詩

公自言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然
豪逸邁往如此者不多見每言酒氣從十指
間出而飲酒正自不多宜所謂醉中醒昏耶

跋六君讓攝秦州長史牒并宣徽院

余平時見士夫家故物永嘗不起敬亦因考其所自竊考此卷前曰勅秦州團練使乃檢校太保姓荆者勅授之官如今之公牒前必曰知州軍州事之類也自牒奏處分以後則奉州之公移也既差卞君攝長史故為之詞其後列衝皆秦州之官印文凡七皆秦州團練使印唐朝固有紙告而此非告也後一紙宣徽院之父姓柴者禹錫也禹錫以天平兵困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至雍熙二年冬方罷而此文乃入年九

月所給故知其為禹錫也 國朝旧制宣徽二使通掌院事其院異所止用南院印又南院比北院頗優或兼樞密亦掌本院皆与此今石晉天福五年餘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為殿直或云澠化三年始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蓋蘓易簡以是年除承旨而其次子耆續翰林志云旧有殿前承旨其父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称呼不別又以其與清貴混淆詔改為三班奉職以避其稱因備載之然此卷乃卞氏故物相傳二百餘年又出於兵火煨燼之中是可宝也

跋温公題劉雜端孝叔奏藁

士大夫特立独行無行於助然亦賴臣公正人
以為重韓忠獻論事切直有本末王沂公稱其
不負所取諫官宜若此而忠獻益自信劉雜端
之奏藁司馬文正公以為純忠息至深識治本
明主宜置座側以為現戒雜端可以自信可以
不朽矣一時得喪其猶足存耶

跋陳昌年梅花賦

皮日休賦桃花欲狀其大治專取古之美女以
為先此賦形容清致故又多取名勝高人以極

其瘦梅固非桃可比体物之工亦入過之

跋孫德輝作薛持国所居記

南朝何子季築室秦望山發洪承樹石皆倒
枝睢子季所居巋然独存太守衍陽王元簡舍
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薛君家再脫鬱攸
之菑鄉人敬之水火食不同亦可名瑞室云

跋季光祖所藏遠祖遷定海縣丞告

天福八年乃石晉高祖之永吳越第三世弘佐
之三年自同光跋光武肅王建國以來二十有
一年矣是時吳越自奉中原正朔事皆專行令

丞銀苗之賜豈復有關於晉朝光此告不稱勅
而稱制益吳越國承制而行者也或者猶疑官
制印文等全以中朝考之五代史吳越更名所
君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遣使冊海中詩
國封拜其君長又通鑑言建國之始儀衛名稱
多如天子之制教令下統內曰制勅將吏皆稱
臣惟不改元置可空有丞相侍郎等又范魯公
五代通錄云自稱吳越國王參佐稱臣僭朝廷
百僚之號府曰朝廷但不改年号而已通鑑又
有宝正之稱五代史十周年講載至六年而後

已平章事等官雖不可編考亦有可言者中書
侍郎曰鄭遨五代史一行傳有鄭遨隱居華山
唐明宗以左捨道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
不起則是隱居不仕又天福四年已率且不与
吳越相于非此鄭遨也翰林學士行禮部侍郎
知制誥元德昭後為吳越丞相及事弘佞与倣
至顯德三年周世宗使吳越出兵擊南唐時猶
在相位所謂元丞相不欲出師者元本危姓危
仔倡以信州降武肅武惡肅其姓遂哥元氏德
昭即仔倡之子熙寧中參知政事章簡公絳厚

之即德昭之孫也。蘇魏公為章簡神道碑言曾祖仔倡又言祖德昭武肅王祚制用以為相官至右僕射兼倚中晉國公銘曰憲公祖運相戡塘然則此為吳越之告無疑如給事中曰軍右丞曰玄亮皆未詳若門不侍郎平章事曰鼎者疑是林鼎武肅以羅隱林鼎為賓容元灌以鎖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恐至弘佐時為平章事未可知始武肅嘗列賓佐將核名氏於絕功碑陰者且百餘人而見於史者如沈崧沈瑫皮光業輩不過十數人其他不可得而見姑叙

其可見者以俟博古之君子云五代亂世仕於晉朝興仕於吳越不足為輕重要欲辦其所自耳李氏藏此告二百五十餘年得以存先世之旧信可尚也先祖所記清泰三年閏十一月正甯後唐廢帝之末晉高祖改元天福之際乾祐元年則漢隱帝之初也併書之

又蘇黃門帖

蘇少公謫居筠陽今有雜著一編別行於世吾鄉李光祖一日携其曾祖邑田所轉筠陽唱和集見示時在元豐間雍維瞻度支為守屯田字

君綺為倖與穎濱及一時士夫唱和甚中余既假而錄之光祖又携此一帖及二刺字未芳之遺老傳少公以著佐為發書南京判官長公以詩得罪從生而詩監稅居五年移知續溪縣此帖云己高洪州正赴續溪時也餘帖既歸蕪氏此尤尚寶藏之舒中丞誌此田公墓謂自老翰黑篇章益遺瞻可喜然則置其與少公相好也

書董資政元師府事迹

高廟中興之初紀載時事者類非一書間有異同無役質正初吏官奏請詔隨龍人與蕩邸帥

府旧僚并前宰執各今記錄事跡撰為一書以進御取其不誣者降付史官計當時臣僚應為此書者多矣而高廟獨以屬四人蓋妙選也大資此董公與焉是 高廟深知公之必不誣也旧嘗見一二編未問登載之工拙紀事之虛實往往因而自列其功狀故見者多疑其私公初為大元帥行軍錄遇盜亡失既元復見余讀此編據一時見聞之實以事繫日炳如丹扈從之久亦云勞矣曾不自言正載二奏劄之可改者若制詔書檄及李綱宗澤之表奏何

烈之小史徐常之忠謀錄及痛定錄等皆公以
為可信者併表而上之然則此編是所謂實而
不誣者真可備史氏之採擇以信後世豈時為
董氏之家室也

跋魏忠壯侯行實勝

乾道初余嘗過山陽望清河口吊忠壯魏侯戰
死之地故老猶能言當時事相与悲吒久之又
嘗從老校退卒問知守海州事甚中猶記一二
侯有鑰石且裝明光甲胄日射如黃金出人行
陣虜望之膽落嘗被甲坐城撲觀戰備駿馬城

上望見我師少却怒甚推去雉堞飛騎而下徑
入陣中虜望風奪潰又嘗戰北門既搜忽回騎
徑出南門人不知所謂蓋慮酣戰於此或擊吾
背也已而虜果襲南門以數矢却之三軍敬服
後得參改載觀文所記言隆興二年仲冬虜出
清河連艘而下侯率神助弓射之矢盡而船出
不已以戰艦拒之中流為虜中所乘矢下如而
勢不可支棄船登岸虜已渡者中被圍甚急胄
東南而出身中數箭拔之復上馬告急於大軍
而救不至侯膽勇善鬪而人馬被傷已十七八

士氣已竭進遇無所因墜馬遂死之而大軍亦
喪氣矣現文時為淮東宣諭使嘗得其實嗚呼
使當時擁彊兵坐而現者稍出數十百騎為之
聲援豈至是哉今覽竹實為之三喟子孫多壯
士尚其勉旃

跋蘇魏公所臨閣帖

此蘇魏公所臨閣帖也譚訓云嘗於相國寺置
得閣本法帖十卷甚奇畢文簡公賜本也魏公
記誦絕人用由天分博極群書益出全力現此
卷臨摹之工其勤可知中人有急而欲進及前

輩可乎

跋華氏中藏經

余少讀華佗傳駭其醫之神奇而惜其書之火
于獄使之尚存若剖腹剖胃之妙又非紙上語
所能道也古汴陸從老近世之良醫也嘗與之
論脉云無如華佗之論最切曰惟急者脉亦急
性緩者脉亦緩長人脉長短人脉知定其說未
暇也一日得閣中倉司所刊中藏經讀之其說
其在益貳卿姜公說為使者時所刊凡三十餘
年而余始得之序引之說頗涉神怪難於盡信

然其論議卓然精深高遠視脉察色以決死生
多不敢以為真是元化之書若行於世使罍者
得以習讀之所濟多矣惜乎美奸難據遂携至
姚江以叩從老從老笑曰此吾家所秘不謂朕
行已久日出其書見褻取而校之乃知閩中之
本未善至一版或改定數十百字前有目錄後
有後序藥方增三之二閱本間亦有佳處可以
證陞本之失其不同而不可輕改者兩存焉始
得為善本老不能繕寫裨後子慨手錄之靳春
王使君成父引之欣然欲於治所大書銀木以
惠後學且以成余之志因以既所錄而授而記
其始末于左藥方九六十道亦有今世所用者
其間難曉者有之恐非凡識所及佗傳祿處齊
不過數種又未知此為可否好事者能以問本
校之始知此本之為可傳也

